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三

明 胡應麟 撰

序十首

范浚先生集序

發自劉駱兩才人肇興其後迄以文獻甲寓內惟吾邑
據甌閩楚粵水陸之衝山川之秀發林麓之窅眇巖壑
之瑰麗風氣之淑清迥出諸邑上而上下下數千餘載僅

貫休氏以浮屠稱詩唐末五代間而著述遂亡一顯者其以著述顯而遺集迄今傳于世實始自范浚先生先生生宋南渡及考亭朱氏游考亭嘗過先生而曾先生出顧案上得所撰心箴讀之大擊節賞嘆手錄以歸今附載孟氏書中是也是時郡人陳同父以氣豪一代而尤尊事考亭考亭與同父論學往復剗動盈卷軸縷縷不啻數萬言皆抨駁不少假同時橫浦張九成金谿陸九淵輩並負海內聲高位置持其說不相下考亭一切

攘斥為異端距之弗遺餘力而獨先生迺虛懷茹納若此蓋自伯恭敬夫二大儒外復弗再覩者即先生學術醇然度越餘子可弗問知也先生生平所著述甚多多散軼今存者尚二十卷余讀之其于道德天人之際深博矣其詩文不甚概于古其持論甚破窾而才藻辭令奕奕足以發之非齷齪守章句椎樸俚儒比尤慷慨好縱譚天下事所上皇帝諸書及李富兩柄臣啓抵掌萬言率引喻古今洞達彼已鑿鑿可見施行至傳翟義說

李孝逸志徐徽猷雄辨瑰略百折弗窮而忠義激烈浩然之氣誦之猶若淳鬱于簡編而飛動于翰墨是又足覘先生肩抱之奇偉匪槁首山澤銳于忘世者也俾南渡君臣一聽其言而委之以國必載造式微之宋而起之而徒以空文托諸異代可悲已乃先生所陳策雖廢弗售而遺集流傳自宋迄今行且與劉駱兩公後先不朽則造物之庇于先生固遠且大其亦無足悲者矣胡應麟曰余蓋于范浚先生為後學云余嘗及過其故居

卽今集所繇名香谿者范先生聚族居谿上兄弟同氣
凡十人九人皆登制科躋膺仕獨范先生以布衣終其
身而獨以著述顯今去宋南渡紹興僅數十世而九人
者之名卒而問諸范氏之子孫莫能一對而范先生集
爛焉為吾邑寶玉大弓而九人猶得以科名自列于後
復于茲集乎賴焉於戲輓近世夸毗之子往往挾腐鼠
以嚇鵷鵠其弗思亦甚矣夫吾邑自范先生前歷數千
百載未始有以著述顯者而有之實自茲集始而余猥

以後死而得與於茲也則夫茲集之序非余序之而誰也

吳中往哲圖贊序

大司寇弇州王公圖吳中往哲遺像自先世兩司馬外起高太史李迪韓襄毅永熙葉文莊與中吳文定原博王文恪濟之至祝京兆希哲沈處士啓南唐解元伯虎徐迪功昌穀王太學履吉李太僕貞伯劉參政欽謨楊禮部君謙都少卿玄敬陸太常浚明桑博士民懌黃孝

庶勉之文待詔徵仲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蔡孔目
九達俞山人允文皇甫司直子安司勳子循凡若干人
人為傳傳為贊而虛首簡俾不佞應麟序之吳之為國
粵自商泰伯至德建邦遠矣春秋之世闔閭以功札以
言皆皦然懸炳竹帛若伍行人之忠孝義烈言吳公之
文學精華厥功厥言尤非末世人材所及漢唐而下雖
才代不乏律以商周或少降焉至于國朝而吳中人才
之盛斯極槩觀司寇所繪茲圖瑚璉豫章人龍天驥可

歷指數也不佞髫歲讀太史迪功遺集則私衷勃鬱恨弗一當其人執橐鞭鞭弭之末至襄毅文莊之勲名希哲啓南原博伯虎履吉濟之徵仲諸君子之才藝烜赫乎旂常而縱橫於毫素流風稔澤百世而下尚猶使人矍然興奮然起獨其體貌之瓌奇神明之煒燁儀觀容止之肅穆而恬愉散朗而逸邁者業已俯腐草木化為塵埃矣夫以不佞之生去諸君子僅數十百載一旦而過吳物色其里閭而推求其屬脣尚有弗盡獲者而矧

乎其與人偕逝石火而電光者也迺今入弇園拜司寇
揭茲圖而諦翫之曾弗崇朝而三吳先哲鉅公偉人俊
士一目而在吾睂睫恍乎聚首乎丈室之中而儼乎交
臂乎一堂之上所謂瑰奇煒燦肅穆恬愉散朗逸邁者
往往並其人得之使人美牆寤寐之念勃焉飛動于尋
縑丈素顧戀徘徊而弗能自己司寇之所為顯暴前修
而發揚潛懿者心甚盛哉雖然茲圖于吳中先達備矣
而揆之太上不佞猶以非其至者司寇起諸君子後鴻

德駿猷懸揭海寓而文章之盛絕出古今遂舉明一代
製作而商周之蓋東南千古大觀至是而後極非可以
吳中一方槩也異昔江左名流有若曹不興顧虎頭輩
以冠世之筆寫先生茲圖之末以附列兩司馬後後學
泰山北辰之仰將于是乎在太史迪功諸君子且側席
避矣鄙劣弗文公命為序謹識所窺測一斑而并發明
斯義于末簡蓋當今已有定論無俟議之百世也

司寇
祖父

兩司馬
皆列圖

增校酉陽雜俎序

志怪之書自神異洞冥下亡慮數十百家而獨唐段氏
酉陽雜俎最為迥出其實譎宕亡根馳騁于六合九
幽之外文亦健急瑰邁稱之其眎諸志怪小說允謂奇
之又奇者也唐會昌而後文章衰頹弗振極矣成式與
溫李輩同時其才力豪勁特與杜紫薇類而學術遠過
之惜其亡所用心而託好于是殆滑稽俳笑之雄耳然
非是亡以抵後人之好而永傳不廢至今夫世固有幸

大名顯當代製作盛行身歿而其言繼之泯焉偕草木腐而小說志恠之書卽筆力遠出雜俎下迺遺籍什九爛然而其人之才氣豪勁素奇於文而製作末繇考見者尚因小說之傳而獲覩一斑則段氏之託好是書要未可以盡訾也昔杜征南勒文于石率一置山上一沈水中以豫防陵谷之遷毀其苦心為身後謀可謂備極至于石有時以泐而征南之術于是遂窮然則欲為不朽計誠亡若著述之足恃而著述傳與弗傳又未足以

盡憑則亡若大肆其力於遠且難而小見其能於近且易則好之彌衆而其傳可必于後則雜俎之流是也故

大丈夫志於立言固當以刪詩書制禮樂為首務

六朝張融

語見本傳

而業成之後間一染指于斯俾吾之不朽于來世

可以萬全亦豈非征南勒石遺意哉段氏書近多雕本而魯亥殊衆師儒老宿弗易徵又軼漏幾過半余谷居孔暇稍稍據廣記校定之并錄其所謂續編通三十卷藏篋笥中吊詭士旦暮遇將羣起互傳之若其為說致

詭誕不可盡信則余業敝以滑稽俳笑之雄君子毋求備焉可也

義蒼漫語序

自仲尼出而六籍傳自六籍湮而諸子作不佞幼則沈酣四部博考古今竊謂子書之變大槩有三春秋戰國文不在經而在子子不在儒術而在百家漢晉而下文不在子而在史子不在百家而在二氏唐宋而下文不在子而在集子不在二氏而在諸儒故夫戰國而上之

為予者子以文唐宋而下之為予者子以理蓋文與世
污隆而理弗以代為升降故也明興而子以文著則劉
青田之郁離崔相臺之士翼以理顯則薛河汾之日錄
羅豫章之困知自餘彬彬未易指屈慶歷以還談文者
盛紀述談理者眇見聞著作既訕焉迺今讀義蒼先生
之為漫語也庶幾乎劑文與理有之矣先生英質絕人
弱冠穎脫舉乙丑上第出宰吾蘭治平之績為一時最
中颺歷清顯車轍所輳頌聲塞途一旦移疾山中却掃

閉關盈十餘載既以朝命強起分部嶺南署面挹羅浮
背枕大庾烟雲萬變吞吐胸中默照靜觀神動天解凡
宇宙之窮際元會之運行陰陽之屈伸以及聖真賢詰
之訐謨皇王帝霸之經略極而草木昆蟲勾萌蠕動之
微瑣鬼神僊釋之怪迂亡弗洞極其要歸而燭鑑其情
狀隨所得而筆之書而未嘗以示人也蓋先生中歲好
道絕去一切驚名之念淵通綜練不沾沾為博閎深瑰
傑不岳岳為高故其為漫語也文不必戰國諸子而有

今之人所難及者理不必趙宋諸子而有昔之人所難
言者其傳而之于後世也斷乎其亡惑也是書業已為
倪司理強而出諸帳中屬之剖氏矣郭生時騰復謂余
髫髻時先生所識拔士亡一言跋諸末簡弗可也輒因
其請而以鄙說敬質之先生

百家異苑序

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
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

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
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
纂異記三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
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志一卷紀異
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撫異記一卷賢異錄
一卷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槩近六十家而
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今世有刻本者
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弗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

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
若亡余屏居丘壑却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遣餘
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
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
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
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
以妄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
知蘇氏之旨則知余類次之旨矣

赤松藁序

今名
華陽

赤松子者神仙傳所稱黃初平叱石成羊事舊矣迺劉氏山棲志則以赤松為雨師何也夫雨師本列仙傳炎帝時赤松非黃氏弟兄明甚第孝標博極群書其說或有所受神仙傳出葛稚川列仙傳出劉中壘晉與梁世代相去不遠其時書無刻本稚川所錄孝標未必見之列仙籍曰中壘而文匪兩漢要亦晉人偽稱咸不足據惟留侯辟穀從赤松一語可徵蓋二傳皆因是附會而

孝標流寓紫薇遂與茲山共敝天壤則人間世所謂長
生誠在此不在彼其有無無足辨也第茲山穹窿延袤
雄峙東南朝真水壺雙龍三洞天幽深窅絕往往人迹
罔到固宜有仙靈宅之余束髮慕孝標比年病困枕席
倏然有輕舉遠投蜉蝣蟬蛻之想因自呼曰石羊生將
棄室家負瓢笠遍行金華窮谷中物色其人賴天之靈
間有遇合卽留侯所從中壘稚川所傳第居一焉亡弗
可者否則蹤迹孝標托棲遺宅異時獲以片言並峙茲

山例諸不朽安知三氏者所云赤松不偕僕而四乎因首綴茲篇假以名集而略陳其意如此云

養痾藁序

不佞客歲之秋奉命家嚴治裝北上朝辭潑水夕次武林角弓遘疑寒疾陡作始於腠理旋中膏肓二豎恣其憑陵三彭遞相侵擾驚風同乎宋鷁喘月甚于吳牛延及孟冬舟抵瓜步糗殮并廢非赤松而辟穀五旬藥餌遍嘗類秦穆之復甦七日猶以簡書載至黽勉前發抵

淮臘盡入沛春初適大司空有事河渠築堤濟上舟航
阻絕行旅不通車馬紛紜咸從陸道而余蒲柳之姿不
任霜露蘿薜之性屢夢林泉昔人興盡剡溪尚言何必
見戴況以三折之肱扶再臍之足涉大行之險斷定遠
之封哉夫孝大於顯親顯非必於三事行隆於養志養
有出於萬鍾且也惟疾之憂遠遊之戒諄諄尼父詎曰
空言畊於寬閒畋於廣莫萊彩用代貂蟬菽水是克牲
醴奉大椿而偕樂樹萱草以忘憂取義達生喻言卒歲

斯亦可矣爰尋初服言返故棲感遇述懷咸綴茲集雕蟲小道貽誚大方筆研未燔聊復爾耳

唐詩名氏補亡序

唐詩之盛無慮千家流傳至宋半已亡逸度南而後諸家所畜僅三百餘蓋五百之中又逸其半矣今世傳百家唐詩十二大家二十六名家並以單行別刻纔百數十而已余夙嗜藝文至于拮据唐業頗極苦心購募殘編鈔謄秘錄之外凡散見諸書附載羣集稍堪卷軸靡

不窮蒐摠之不盈三百之數間閱宋人書目有製作至
繁而字里行藏邈無可考者嗟夫昔之文人學士平生
精力咸萃茲途當其馳驟名場飛揚藝苑隻辭之懿半
簡之工咸以紙貴雞林價傾洛下孰不懸衷結念宇宙
自期詎意零落異時遽同草木鴻函鉅牘散若晨星充
棟盈車鞠為黃壤此太史所以躑躅於名山元凱所以
歔歔於片石者也夫一綫尚延千秋如在義存後死忍
沒前規因據三史藝文五家經籍以及列傳野記之中

凡遇編名輒加摺拾芟除複襍融會有無具列兼收以
貽同好夫載籍云亡姓氏昭灼後之君子披覽斯文興
言曩哲倘可以慰作者于九原邇遺風于百代如曰蹠
駁淆亂速朽為宜則杜李以還例應焚擲余固亡所容
余喙矣

青芝稿序

芝之靈于羣卉也則古以瑞稱矣三秀之柯熒熒煌煌
陳於合宮薦於清廟肖其形摹其事而侈諸四方卽五

尺童子有弗徵其瑞者乎而吾以芝之靈也匪僅瑞于一世已也厥有大於是者焉增城閬風玄圃羣玉諸洞天福地絕冥之巔無底之壑日晶月英磅礴輪囷勃然而芽翦然而茁如道家者流亟稱五芝之屬樵青牧豎所不能窺達官貴人所不能逢而明王詰后所不能必致惟列仙羣聖時得茹之壽至與元化相畢此其瑞固以百千萬世計者也而匪僅僅焉瑞於一世已也厥今之業儒者起佔俾奮賢科往往績三載之勤乘一戰之

捷大者君剛成侯平津次亦序鴈鴻駢驥駢經綸際九
域而黼黻橫八荒非芝之陳合宮薦清廟而五尺之童
共徵其瑞者乎周之雅魯之頌楚之騷漢魏晉宋之樂
府五言唐之歌行近體絕句作者人與代偕逝並遐而
姓名族里亘于今而為烈彼其帶礪湮鐘鼎蝕而片言
隻字之懸於大造愈久而愈無窮若是者將無列仙羣
聖所茹之芝百千萬世以為瑞者也噫瑞而計諸百千
萬世幾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埜驟語之乎少年銳進

之夫彼執以為詆彼執以為幻將羣然而譁而誚而侮
而孰從信之蓋余讀余郡張生詩而異焉張生用善于
宋太史公為同里瑰葩逸藻挺出于輩流甫弱冠緝詩
成帙而命以青芝是固弗沾沾一世而靳瑞于百千萬世
者也匪直惟弗譁且誚且侮而已余讀生詩一再過光
黯然而幽色黝然而蒼味冷然而沖雋然而旨厥有當
于芝允矣輒因其請之力也而序以復之

二酉山房書目序

自羲皇畫卦書契肇興周衰仲尼轍環列國退而定六經程百代說者以為墳籍之始余考緯書古文開闢以至獲麟蓋三十七萬餘歲云諸史如合雒禪通之屬絡繹繁夥至帝皇封禪文字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上古之書其數不可勝紀後世迺謂三代以前無書可讀者不深考之過也秦不師古燒燔詩書項氏繼之咸陽三月先王典籍實始蕩然漢興除挾書律武帝表章六經諸子往往出於破壁壞冢不數十年而劉向

氏七略遂至三萬五千餘卷非古人述作素盛故掇拾
煨燼存者尚如此哉王莽之厄至於東京班氏藝文視
前僅三之一厥後魏晉六朝兵革動勦游燬游收不盈
七略之數元嘉中謝靈運摠萃書目六萬餘卷齊王儉
所錄萬五千七百卷梁任昉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昉儉
並稱博洽與靈運時代相次不應多寡殊絕蓋靈運總
萃一時所藏而昉儉芟除重複故也隋嘉則殿藏書之
富至三十七萬餘卷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惟開元帝

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
卷古今藏書此為極盛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厯間宗
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
散亡畧盡至淳熙四年書目成乃得四萬餘卷蓋歷代
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
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
而累朝著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
流傳浸微浸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自然匪力所

強也至薦紳先生博物君子收藏遺書若張華之三十
乘任昉之四萬卷鄴侯之三萬軸宋公垂葉夢得尤延
之代稱宏富大略相當若漁仲氏之志略端臨氏之通
考則又槩錄前人不必代之所有家之所藏也余嘗總
覽歷代藝文以及諸家所錄而參之當代經則十三家
註疏外丁孟夏侯傳授僅著空名其餘六代以還流傳
絕少惟宋儒諸說盛行海內大槩存者十三史則二十
一代類梓於太學單行於各州編年自荀悅袁宏至司

馬朱氏不過數家而諸起居註實錄野史之類傳不能
半大槩存者十五子則老莊列氏外宋鉞關尹淮南呂
覽盛行星厯識緯間多湮沒而漢唐宋諸小說紛然畢
出傳者殆十之八惟詩文諸集六代以前甚寡唐宋至
今迺始大盛而最不易傳卽唐詩八百餘家宋人有得
五百家者余方極意搜訪手抄集錄僅得二百餘家文
集則唐以前存者不過數十家而宋元諸名公不必能
文之士皆有集行世迨今尚數百家而國朝尤盛蓋世

代遠近也余自蚤歲營心載籍累銖積寸至四萬有
餘卷雖今人所自為書居三之一倘有以釋道二藏來
售者盡鬻負郭之產以當之則余家所藏幾可與前代
等不可謂非布衣之幸也第凡物盛必有衰聚必有散
卽前代帝王名公鉅儒竭天下之力畜之而一旦且散
軼而不能保則余今所得庸詎可據為己物因略敘其
意錄四部書為二酉山房書目藏於家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四

明 胡應麟 撰

序六首

大中丞劉公奏疏序

代臬長
梅公

萬歷乙未春河間劉公奉上命以大中丞來填越公至
則周視境內而條畫其便宜凡先後數十百疏先後數
十萬言詔一一報可越三載威惠誕敷環海以東鯨鯢

之屬竦息待命于是藩臬庶僚某等咸請公頒刻所上封事揭四裔而垂千秋不佞得以次伏讀卒業嘆曰猗歟盛哉文章之用其最鉅者宜莫如經世之文其最鉅者宜莫如奏章唐虞三代都兪一堂亡論漢則賈太傅之治安偉矣顧其言弗効于用甚且弗能一日安其位于朝廷說者謂長沙通達國體王者之佐而立談太息則自用其才者非也唐宋以還其人之傑然名世而疏草之熒然名家者亡若忠宣陸公文正范公迥陸公生

唐季運身際庸猜晚輯方書以避讒構君子弗能亡憾
於其君范公當宋用兵西夷跳梁先憂後樂卒爽成言
君子弗能無憾於其國兩公而外卑卑載籍古今名實
罕覩其人若夫肩皇帝霸之猷事神聖英毅之主際
鴻龐熙皞之會而樹倜儻無前之烈者舍劉公奚適焉
不佞某謏劣無似無能為公役萬一第讀公封事而知
公有大造于越者六事曰覈吏治也曰振民窮也曰練
師徒也曰肅戎政也曰汰冗濫也曰卹災傷也嘉隆以

降吏不迹古窺矐成俗媮惰相師戶口為增薰猶錯列
公於是有覈吏治之疏錢塘具區海寓樂土歲比大祲
重以疫癘流莠枕籍蒼赤嗷嗷公於是有振民窮之疏
會稽甲楯觸鬪成風暴隆日久縱弛潛滋卒弗服習將
且予敵公於是有練師徒之疏勾踐遺教君子六千一
二狂狡脫巾潢池首惡就金餘孽觀望公於是有肅戎
政之疏承平極際姦蠹叢生費出無經吏緣為市詭竄
名籍坐縻縣官公於是有汰冗濫之疏全淞居岷枕江

抱湖洪水時行灌溢川澤鼃鼃雜處人不聊生公於是
有卹災傷之疏加以大庭之上萬機旁午時務孔殷朝
鮮亟則公有排難之疏日本張則公有戡暴之疏戍兵
發則公有善後之疏鑛使臨則公有豫防之疏自公之
開府兩越章亡慮數十百上上亡慮數十萬言大都纏
綿于憂國激發于愛君普訊博諏長慮卻顧務鑿鑿可
見設施而弗為迂遠矯伉之談以詭衆昵俗故上于公
之誠亡弗格而議亡弗行亡論洛陽少年卽陸范兩公

未覩其弗貳弗疑若公被遇於今日也距茲三載大淞
東西吏職民懷師武戎戢冗餉畢空天災潛弭風聲震
乎遐貊而窺伺絕乎近郊匪所謂仁人之言其利甚溥
社稷之臣以安為悅者哉且賈生少年銳氣一蹶弗伸
兩公陳力富强弗獲久于其道致厥就寥寥簡編公以
三十之齡建旄秉鉞而老成持重絕無沾沾喜事之心
卽方今勲業爛然異時達公之年而竟公之緒寧詎弗
遠軼西京近軋唐宋而與周之吉甫同為憲於萬邦也

不佞某寤寐三代之英久矣顧濶焉未覩何幸于昭代
一遘逢之而于公一親炙之敬綴不腆之詞當左券于
琬琰之末

送大中丞山西萬公經理朝鮮序

代

今天下稱極隆盛際矣四荒九域玉帛來王蠕動含靈
咸若大造獨倭奴負固窮島包藏禍心比者徂伺鴟張
躡我藩服上赫然震怒特簡重臣以經理為名提十萬
衆張皇境上閭以外若鉅若細聽便宜凡諸罪人務在

必得戊戌秋銓曹以員缺上聞上博綜羣議僉謂今大中丞山西萬公威望夙著宜往詔報可公受命趣裝刻期明發某不佞忝公屬僚快覩公被遇上知樹壯猷絕徼外則於啓行之次作而言曰聖天子之以東伐畀萬公也豈不誠為社稷得人哉夫才不虛生變不虛兆故非常之才生必有賴非常之變兆必有繇故瓌瑋鴻碩冠世之勛非紛紜盤錯亡繇以自致推陷廓清救世之略非橫決潰崩亡繇以自顯斯兩者其人其事始恒互

相需而卒未始不巧相值也不佞恒竊志三代之英而
下上其世若成周吉甫為憲萬方尚矣春秋而降卻縠
氏之詩書諸葛氏之禮樂益彬彬焉彼其人皆絕類離
倫文武兼濟出而將入而相定傾弭變業亦如之明德
邳隆人才盛極以不佞耳目覩記當今之世躬非常之
才邁非常之變偉然以七尺軀負天下望如古所稱社
稷臣者舍萬公而疇屬焉公生長西陲服習介冑髭鬚
卽以儒自奮高步詞垣器度巍峩望之若岱宗溟渤莫

知顛岬而下士若渴蹄涔蟻蛭具網畢羅先是上雅知公才拔自曹郎專制一面垂十餘禩狡夷狂噬用觀察舊使超大中丞履任未暮海波澄澈茲東藩移鎮節旄所指長蛇封豕亡穴自藏不佞奚容緩頰第以非常之數窺測天人而知公之樹壯猷威絕徼者匪偶然也倭奴古不經見陸梁元初蒙古驅混合之鋒乘全盛之勢曾不能折其半鏃高皇帝肇造函夏沿海諸衛遍置重兵慮深遠矣俄而望海竭之捷屠磔靡遺嘉隆以來實

始滋蔓吳越七閩戰亡虛日邇復掩襲我藩邦蹂踐我
邊域六師卒止猶揚鬚鼓鬣拒死岩城之中自北邊受
盟未有暴戾惇頑劇于斯寇者揆諸世變允謂非常而
公適以非常之材邁茲運造執言問罪奉行天誅是役
也庸詎直撫靖遐方掃除逋孽已哉樓船十萬飛度重
溟生縛酋豪俘獻闕下列扶桑為郡縣編窮髮于版圖
復千八百國之封疆蕩六十四洲之氛祲較諸城濮創
荆瀘水禽獲彌有光焉凱旋之晨勒石大荒紀頌聖天

子功德文煥武烈震耀簡編所謂萬邦為憲吉甫其人
非耶所謂才不虛生變不虛兆否耶然耶迺公以七尺
之軀係中國安危先寓內憂樂當宁恃為長城蒼生庇
為大廈孟軻氏亟稱社稷之臣匪公之攸屬而繫誰屬
耶不佞幸以臬僚朝夕接見奉公教甚久而狎公愛最
深是役也既為聖天子社稷得人慶又為公奠安社稷
以上報聖天子知遇慶敬於馬首之東布斯言高牙大
纛縣下以壯公行色

送鍾天毓歸苧羅序

余自丙戌罷歸不上春官者凡十稔甲午奉大人命青衫蹇衛蹙蹙入長安中則曩時髫髻交游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間一二存者李大將軍輩僅僅如魯靈光每曳屐黃金故臺盱衡四望陰風颯然萬里北至若相對欹歔于華陽碣石間嗟夫犬馬齒旣日益增而前輩風流浸微浸滅若為得盛年好學瓌邁不羣之士提衡揚扆以庶幾疇昔之譚天卽繇此終身吾以為遇之旦

暮已迺今而邂逅鍾君天毓蓋庶幾其人焉天毓故貴
介公子尊人觀察公歷仕通顯聲實彪炳一時天毓少
厭芻梁凡世所艷趨狗馬子女玉帛諸好意所嚮宜亡
所弗極顧一切掃去而獨沾沾以不朽自期弱冠身所
師友既已盡越之雋豪而猶以未足居恒念大丈夫生
明盛操七寸管樹百代稱必游道盡一世而後亡遺憾
惟是皇都四方之極而太學又四方賢士所走趨吾方
欲盡交一世獨奈何局促轅下以不貲奉妻子耶亟長

跪請觀察公從二奚奴束書擔簋下金陵渡揚子擊楫
長淮大河馳騎東北走青徐齊魯衛趙之墟斷至發為
篇章盈篋盈筭既抵燕市入成均公卿而下列署之英
六館五陵之彥嚮慕之如饑渴就之而發其櫝藏靡弗
恍然自失曰鍾君信盛年好學瓌邁不群士也君既度
爽神清尤敏妙饒能事行草珮鐫聲歌琴奕多所嫻習
而賞鑒甚精高辛顓頊夏后之鼎彝柯亭之材赤堇之
冶漢碑唐碣五代宋元鍾張顧陸吳李米趙楮墨絹素

之遺一望而核其真贋緣是士益嚮附之出其下迺君
雅不以自多日鰓鰓然以弗獲盡交當世為憾一日與
余把臂通侯宋君座而喜可知也詰旦踉蹌攝衣冠伏
謁余寓曰英不敏越中豪雋無所不締交顧獨弗能得
之胡先生賴天之靈長安中望見先生顏色先生幸卒
賜一言旣英垂橐以覲觀察公於生平無遺憾嗟嗟天
毓不佞故欽崎歷落魁也世所稱狂而可笑宜莫余若
者子獨惡所見而樂聞其言而驟欲得之自余三上春

官而髮幾種種燕市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亟思獲
一盛年好學瓌邁不群士與游迺吾鄉有天毓其人而
又雅好余若是余則惡能以默默也天毓行矣都人士
業皆有言為天毓壯行色不啻和壁夜光惟是鄙人之
言覲焉以糠覈先之觀察公驟而讀之其能無掀髯噱
耶雖然余與天毓家相去僅五百里而遙異日者操扁
舟負瓢笠訪天毓苧蘿之下彼姝之子翩翩然出而迓
焉卽曩時擊筑屠狗之倫群起要余余弗與易矣余且

從天毓老矣

壽郡伯張公五秩序

代陸太史

萬歷十有二年甲申六月實維大郡伯桂林張公五袞
初度之辰諸邑屬吏汪君可受輩謀祝公遐籌躋於大
椿冥靈以仁壽當世則相率問序於余余不文不能稱
公壽顧竊從諸大夫後窺公所為治娶與娶人所為祝
公而卜公獲算于天未艾也夫今之太守非虞廷所稱
牧伯周諸侯漢二千石哉坐黃堂駕五馬裂千里而為

封疆秩貴倨至亡二也顧守之秩于民若甚尊而守之
職于民則甚親晨興坐堂皇閱簿書發號令午而聽訟
獄一政失環一郡氓庶怨咨之一政得環一郡氓庶愛
戴之愛戴之弗已則羣起咏歌之又弗已則羣起祝頌
之故夫仁逮一鄉者頌止于一鄉一邑者頌止于一邑
守之仁則一郡之民千萬姓之口同祝而蘄其壽者也
以千萬人蘄一人之壽則壽雖諸福之首造物者亦靡
得而靳其算矣太史氏曰以余所覩記于今良二千石

張公厥其人哉張公用經術起嶺右服官南昌治平為天下第一入拜臺御史所在捐小苛崇大體務矜惻廣惠懷至解剝忠邪振飭紀法則風裁稜然山立岳峙弗可奪卒用此失當事心謝病去天下望公為祥麟威鳳而公終不忍抱其仁民之具小試而藏于一壑一旦竟驩然出上方念婺越東巖郡非公莫可輒以婺八邑界公公始下車趣行郡覩學舍庠陋嘆曰婺為文獻數窟自沈隱侯以風流倡唐宋勝朝代有其人國初文士雄

跨海內而胡近寥寥也則黉校之地非耶爰相厥宜建
鳩工庀材新之不日且為會城中羅一郡之秀而月課其
殿最士自是喁喁嚮風矣則又以為紀綱之淪斁繇胥
隸之作姦也于是汎狴犴肅科條畢慮殫精旁睨却顧
爬搔蠹穴遏絕倖門大猾巨狡奉法惟謹則又以為左
右之售欺繇賓旅之壅遏也于是繕輿梁飭郵傳一命
而上通刺請謁握髮倒屣發膽露肝八荒洞如部隱畢
達而又以其間勸農桑行賦稅訪耆碩卹孤嫠挫豪彊

格鈔竊益張公之為婺曾不再歲而士奮于庠氓飽於
野旅優游於途貪黷革盜賊屏縉紳作氣諸執事師以
成風太和之象旁皇四境樂惠之聲浸淫九野公之仁
無所冀于婺而婺人沐公之仁不能不頌公而快覩其
壽而造物者亦不能不為婺人而陰以上壽畀公天子
旦夕用潁川故事徵公入禁庭莞樞軸公之仁一郡者
且將擴而仁天下而公之壽亦且將由五袞而六而七
而期頤而五百八千歲為春秋而綿綿未艾也諸大夫

仁壽一世之祝意在茲乎抑余有進于是金華之山突兀巉岩穹然造天夫非皇初平叱石沖舉地耶公始稱壽而適守茲土其偶然耶抑造物者有意耶有如公由此極人臣備五福一旦念嫠舊游曳杖而尋所謂金華赤松子者余雖老尚能候公朝真諸洞間以快覩大還之為公有當不啻如大椿冥靈已也於是諸君起再拜曰偉哉太史公之言壽也敬載斯文觴公郡庭為八邑大夫士倡

送大參李公擢楚中廉訪序

代

萬曆丙戌冬十月大冢宰以湖廣按察使員缺聞皇帝
曰楚幅員遼鉅冠寓內厥民剽輕厥俗獷悍洞庭雲夢
大澤間奸宄伏匿竊發責咸委按察使非他方比其慎
擇大藩之良以往于是吏部上浙大參李公名詔報可
時李公職分守越以東三郡婺實公首治地八邑令長
方君輩驟聞公行戀戀如奪怙恃相率走書幣太史氏
乞一言太史氏辭弗獲則進幣颺言曰夫諸君亦知聖

天子與大冢宰庸李公意乎國家昉古建官外藩自郡
縣而諸司無慮十數而獨按察稱外臺外臺吏自清戎
督學而諸道亡慮十數而獨按察使稱臺長按察使之
職上之則奉行紀法昭聖天子威命爽靈下之則佐兩
臺數羣吏禁非剪暴鋤惡刊弊剔蠹環一省之中數什
百萬之衆俯首聽命于三尺之牘其權至崇峻亡抗而
其任亦至叢鉅不易勝也世儒斤斤論治體非寬則嚴
按察司獄訟視刑書勢不得越嚴而任寬然咎陶理官

也重華之命一則曰惟刑之恤一則曰刑期無刑此曷以稱焉夫務姑息溺長厚其弊也選懦無當或靡稱國家任使而工督責習文深武健暴伉任法寡恩卽貪夫墨吏望風解綬大慙元慝屏息于潢池之畔謂培植國家元氣何故夫按察之職寬者體也而嚴者其用也仁以卹矜義以剖鉏內奉無私外秉至明聲色弗動而訟簡刑清百度以貞豈直惟按察一方執此提衡天下易易耳則李公其人哉李公繇名進士起家江右始以御

史按楚楚人業家頌而戶祝之既出守吳興備兵海上
所歷治行無弗稱天下第一者比分部東越下車之始
三郡士民喁喁迴視易聽公日坐堂皇夕引賓客糾劾
靡事而汙灑鐵心鈎鉅弗施而黷猾屏迹耳目罔寄而
隴畝隱憂閭閻疾苦洞達于函几之上蓋李公之為治
不為小惠而為大德不務小察而務大綱寬而有制嚴
而不迫默養寧靜和平之福布于令甲播于謳歌以故聖
天子燭照萬里大冢宰衡鑑百執咸以臬事非李公弗

勝也夫全楚之任非浙東西比而按察使之重加於藩
參顧李公視之曾不足當小鮮何論盤錯李公第行矣
躬其化導何遠弗平勵其風猷何氓弗率彼剽輕者將
革而歸厚獷悍者將淬而好禮洞庭雲夢湯湯王澤詎
惟永絕萑苻之警寧靜和平之福昔被于越之一方今
且洽楚之四境矣雖然茲不佞抵掌楚事耳有如聖天
子軫念海內晨下尺一書以臯陶舉公以社稷累公上
佐當宁格心之化俾國家刑措不用如成周公之澤庶

幾盡究哉則是行也楚實始基之矣

賀張明府子環考績敘

蓋嘗聞之太上有立德次厥有立功次厥有立言夫三者則德也始基之矣匪託之乎言亡以垂百世永千秋德矣言矣功弗効于行事將德為徒善將言為徒文夫庸詎可以輕重後先論也要以其二在人其一在天適逢而交構古昔難之以余所覩記若今華川張侯蓋獨操其盛者哉侯家世溫陵溫陵才謂數窟賢科自奮往

往數十百曹而侯尤名能遂于其業戊戌掄魁制義亡
弗人人誦者侯自眎彌益歔然以趙宋度南幅員僅三
之一而大儒崛起閩遂以荒服配魯鄒明德邳隆追蹤
三代胡紫陽而後繼作寥寥也則苦行湛思枕籍其遺
編而振趨其故躅凡域中雅言名理者亡論春糧躡蹻
必虛往而集其長復以當今之世士持學術則擯詞章
挾詞章亦絀學術是二人者所為皆過也蚤夜皇皇程
古匠詰上遡秦中歷漢下訖唐而一稟之乎風雅之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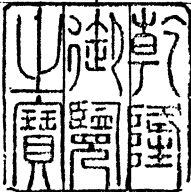
柔謨誥之渾噩蓋侯以眇然一身交負並荷曰德曰言
咸足乎已矣迺侯之器亡弗苞材亡弗繕厥功之首試
吾得諸華川士民又有更僕未能盡者焉華川婺東岩
邑其風樸其俗獷其訟獄繁當嘉隆末造數與島夷角
壯者負戈老羸轉徙戶口凋閭閻匱壕隍亭傳曠弛弗
營侯下車周覽愴焉而會上所遣中貴人適以采鑛至
鑛議所繇起者婺諸山皆峒空獨華川南麓傳有金銀
氣覆其上浙以東俠徒亡賴甘心奇貨久而中貴人銜

上命來衆益洵洵將復釀戊午之變侯推几勃然曰何哉彼所謂鑛者是倡亂之囚也矧邑瘵若斯默弗言焉用令趣上書當道極陳鑛不可啓當罷狀卽罷鑛有他令以七尺軀當之當道避侯議力爭之中貴人役中輟四境大驩侯旣沮止中貴人則晨起坐堂皇朝吏役而示之政曰訟之繁也匪民之訐也繇聽之失其平也于是開誠布公屏姦燭幽醴滯囹圄一空前此邑中有大獄株連千家侯訊得其情立破械縱之而以反坐坐誣

者民志大畏無情之詞噤弗敢吐矣侯則曰未也民之
獷也吾且以仁讓師之于是享儒先肅耆舊比邑諸黔
首而勞以鄉方朔有期望有會歲有稽不逾時而郊圻
之內揖遜藹如侯又曰未也民之樸也吾且以禮樂文
之于是隆師傅攬俊髦羅邑諸青衿而劇以藝業日有
程月有課季有錄不逾時而里社之間絃誦彬如于是
諏農隙視公餘發贖鍰振廢墜弊者更之庠者拓之高
者培之下者浚之第者除之溱洧之間久病厲揭大捐

俸入鳩工庀材梁成其上萬衆賴焉蓋侯之試邑甫三載而訟息刑清化洽政成百廢具興頌聲沸騰監司徵侯績茂異考上上報銓曹當宁紀侯名姓于御屏之上計日下龍章馳象服顯揚之孝光於四方君子謂侯德立而弗為徒善言立而弗為徒文功立而弗為徒効握三事之全胥不朽之盛垂百世而永千秋若侯者誠瑰邁個儻振古傑出之士匪有待而興者也不佞跽伏草茆凡郡邑大夫靡敢冒昧通一刺獨于侯忻慕為執鞭

而纂述其行事實于中有深締焉敬因二太學之請而
首揭其大如此若夫牛刀之割發硎百里而上之而九
列而極之而三公皆侯異日所必至惟是侯生平所任
之重者與道之遠者弗與存焉卽沾沾為華川士民祀
要不足以當侯一呷也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閻澧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五

明 胡應麟 撰

序十首

送張參知睿父擢江右憲長序

代

高皇帝稽古設官上律三代其於外藩衆建分部之秩
所以樹屏翰而寄旬宣蓋卽成周召伯分陝保釐之遺
意焉厥為任至宗鉅也惟我三郡都全越上游而婺自

高皇帝撫運應天率先歸化故聖心繫屬尤厯特為置
大參知行省于郡城以控制東國非德望穹窿才猷烺
赫者例不輕授至滿秩奏遷輒有非常之命所為報稱
勞伐甚殷若今擢大觀察吳郡張公尤其卓卓者也始
公由高第列木天博學宏詞中秘無兩上識公稠人以
為古之遺直亟遴諸史局俾長掖垣公夙夜矢心言無
弗契會儉人挾私構訐蜚語蔓延天子赫斯玉石咸坐
公飄然一葦泝越入閩徜徉七臺九曲放於瑯琊所在

以文事飾吏治公餘纂述充棟汗牛代醉一編傳播寓
內久之公論益明遂以大參知分部東浙是時三郡並
以水陸之衝丁疲繭之候壤瘠民劬財殫力竭游閒掉
舌武健操矛猾黠舞文頑嚚聚訟豪強影射孱懦流莩
公下車周覽四境喟然嘆曰是庸詎可以多事擾也于
是建之以惇大馭之以寬柔觸之以真誠鼓之以信義
作之以禮讓期月之間喁喁向風旣而教洽化流仁孚
恥格暴戢而馴狡創而愿貪激而廉懦振而立庫藏實

戶口增狴犴空荏苒符絕甘棠之陰蔽芾萬家故老遺黎
咸以寧謐和平之福數十年所未覩也余待罪輦轂凡
奏最都門者交頌公之為政不繩而聯不約而劑不斤
斤而辦不察察而明且也崇祀前修弘獎後學武林泉
之耆賓山澤之癯盛節高標名言莫罄茲豫章命下臺
疏競留白叟黃童攀轅轅屬路蓋允矣上對帝衷下厭群
望無論庖丁之解全越有餘卽由此躋九列宰百司皆
恢恢游刃其于公又奚難焉公治裝在卽惟是居婺日

久故嫠人德公彌深是行也薦紳逢掖爭致命猶子鳳
城徵不佞片言以祖公前道余聞公先君子佐理三衢
盼蠻名宦仲兄明父氏籲天代母精貫穹冥公後先濟
美忠孝比肩固宜其政績之瑰異不凡也余歲比乞休
誤恩未遂目睹公譽命騰蹕行且用成周召伯故事入
禁廷莞樞軸棠陰之蔽芾三郡者並推而大廈四方余
雖耄且僊猶能操天祿之管計日為公頌之姑勒言以
當左券云

信州土瓜詩序

信州土瓜奇產也生深林土窟中形質菌蠢類山蘋而色香味絕與梨同至醒酒之功卽李太尉平泉石弗過也余九齡行脚燕市與四方賢豪長者游頗歷噉殊珍獨是物未登牙頰仲冬客三衢適李司理以文藝定交夜燕出此驟嘗殊不能辯載詢迺知因嘆物固有抱靈孕秀而沈伏草莽埋没于山嶠者卽以茲瓜之奇上之曾不得偕吳柑閩荔貢御府薦寢筵下之復不能如冬

薯春菰交布田畦婦人童子咸識其形食其力非好奇
如司理則終吾世且無絲覩之嗟夫士之遇弗遇亦猶
是矣雖然老氏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而物之貴于天下
亦往往希有焉然則瓜之弗遇政其所以為貴也夫瓜
也司理識之余食之既弗為弗遇矣而俾其名竟沒沒
于後則雖遇猶弗遇乎夜歸倚酒輒賦五言律二章以
呈正於司理焉

更定九流序

詳九流
緒論中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

總名法諸家為一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

三

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儒
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揀偏而
旁蹊末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橫占候之籍
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樂餌之方附之術主著龜
歷算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
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道
主冲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

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
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徇一典
故次之以雜覈支流也國所重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
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
規寓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
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
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我達死
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

心性破塵幻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羅氏路史序

三皇而上若存若亡矣史遷紬繹舊聞肇基五帝蓋暴秦烈焰載籍焚如祖述尼經用當前導云爾六代凌夷史才中絕馬貞補傳劉恕外紀語焉弗詳羅氏此編最稱後出迺獨窮蒐眇邈劇探幽微圖書河洛之文封禪云亭之蹟旁逮大隧荒林之竊伏下蕪頽垣敗壁之深藏片款隻詞一章半策有關前乘具網周羅遂俾辰放

以還燧人而往遐蹤絕軌逸事奇聞綴屬森然粲如指
掌斯其較美謝饋之勞閉戶然膏之力固已至矣迺若
靈篇秘笈散見羣書久缺傳流向湮紀錄者率賴是編
提攜弗墜後世亦因綜核大都良哉學圃之鄧林詞場
之寶筏也特其才高意廣見戾識偏異說放言縱橫亡
忌且矜靡炫博鮮所折衷揆厥研摩僅當草創有能整
齊筆削勒成不刊上翼麟經下恢馬史則明諸君子有
木天金匱之責者當亟為究心云

賀張侯考績榮封序

海陽張侯之蒞吾邑也下車之始播揚仁風宣導德意
暮之歲紀綱飭令甲新越明年大稔農有餘粟夜戶弗
扃又明年化洽教淪禮樂具興頌聲沄沄徹于大廷于
是大冢宰以考績報侯課上天子既錄侯姓名于御
屏復追念侯篤生所自贈侯父瀛峰先生如侯秩而侯
母某太夫人封孺人命下之日士驩騰于庠農踴躍于
野商若旅播布于塗薦紳先生摩肩接轂于侯堂皇之

上咸上贊聖天子之明而下慶侯與二尊人之遇博士
莊君陳君孫君邑佐桂君唐君樂觀盛典相率詣不佞
乞一言紀之不佞鄙曷足以知侯顧竊視侯政之大而
諗侯獲福揚休之未艾也今之仕者釋褐而當一命孰
不曰大丈夫當樹無前之烈成蹕厲之勲使事功暴一
時聲名揭寓內迺愉快人心耳不佞竊以為非然論治
道莫辯于六經載治効莫良於諸史詩稱子民必先豈
弟史傳賢吏輒首循良彼庸不知威儀徼察多赫赫之

光祿大舒徐為悶悶之政哉蓋令長之秩于民最邇于下最親故其稱則曰父母其事則曰拊循故恫瘝疾痛咸切厥躬瘁瘁顛連若蒿而目生之殖之化之誨之斯父母之任已卽養有難遂困之勞之教有弗率楚之撻之亦父母之任已世代波流吏不師古恃督責為精明襲鞭箠為教化彼其當時建豎詎不斐然顧黎元氣脈日鏟削而月枯槁亡論三代豈弟之風兩漢循良邈不復覩於天下矣若張侯之于吾邑豈非所謂豈弟循良

民之父母者哉蘭路兩浙上游甌閩楚粵之所綰轂聲
名文物之所會同舟車廩餼輻輳傳郵案牘簿書旁午
道路科徭稅斂獄訟鬭爭紛紜轆轤堂署之間蓋東南
最岩邑也頃者大役頻仍戶口流移歲比弗登教尼弗
行侯始下車嘆曰是胡可以峻法繩而多事擾也視篆
之明日大戒于郊與民更始一切煩苛悉宥悉除于是
挈綱總維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建之以惇大畜之以寬
和鎮之以靜謐作之以勤敏舟車廩餼先事而儲案牘

簿書當機而發征徭稅斂絜力而科獄訟鬭爭平情而聽行之暮歲賓旅如歸氓庶復業訟簡刑清政且有成侯曰未也閭閻未實孰愈流離則躬儉節以先四郊絕苞苴以風羣下潔染盛以召天和觀樹藝以罄地力精誠布假澍雨應期百穀咸登道靡拾遺侯曰猶未也禮讓弗興曷取飽煖則又申約束以導鄉閭播聲歌以鎔俗習敦賢達以示範型一彰瘡以昭懲勸德義薰蒸教化大明薄漬而敦戾革而仁蓋侯之令蘭至是僅三載

而吾邑之民始勃然蘇繼盎然足終陶然化卽詩稱宣
弟史傳循良繇昔揆今孰侯愈者固宜大家宰徵之民
風受之監郡以上考錄侯而聖天子崇褒寵命上逮二
親備存歿之榮極顯揚之願也夫為民者戴吾父母而
遡念吾父母所自生則覩侯二親沐崇褒膺寵命而歡
騰踴躍播告相賀尤其情所必至藉第令侯以威嚴飭
下皎察馳聲卽與古趙張衡烈邑之黎民有革面戒心
而已欣欣喜色弗謀自集胡為乎然哉雖然茲特侯始

事耳侯博大閼深肩鉅克勝納繁不亂固屹然台鉉器也異時循吏往往由郡縣而入三公聖天子方大蒐牧保之良以風厲海內旦夕用故事擢侯心膂之任侯之政將自一邑而四方而二尊人之封將自一命而九命庸詎止自今已哉于是莊君桂君等咸聳然曰善乎胡先生之頌侯也敬書文綺為異日徵

賀嚴封翁洎孺人錫命序

余讀太史氏書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輒擊節其言達

于天人之際迺其究歸之閭巷之人必附青雲以施於
後則未嘗不私竊陋之夫士也砥節礪行甘困窮亡悔
要以弗欺其意詎寧有尺寸希冀于天哉卒之天久而
定鬱遏其始而厚植其終隱約其躬而崛興其裔身不
出閭巷之下而望隆乎冕黻之上是之謂無用而用挫
名而名太史氏所稱天之報施善人匪虛語也而鰓鰓
焉挾一長矜一善苟依託顯重以蘄沒世之稱語于狹
小丈夫可耳胡以謂善人胡以謂天道耶以余所覩記

嘉定嚴翁洎談太孺人並信嚴翁者婺邑侯浦陽君尊人也以厥考南臯翁故自稱曰夢臯南臯翁蚤卽世翁甫壯起當戶盡推故殖三孤弟而淬勵其仲以儒顯與人豁達大度把臂洞肺肝至慈愍惠利好周人緩急尤天性親故迫患難以情告翁輒罄所有輸之坐是家旁落幾廢著翁亡毫髮介顏面獨與太孺人勤墾畝自給日夕屢空晏如也而太孺人尤能以德義相翁姑葛病躬湯藥視寢溲十歲所遇臧獲絕訶諍聲妯娌遠近風

其德咸相率為孝謹太孺人之好周人緩急一如翁翁
平居銳施予比窮折弗自振猶欣然有以相樂皆太孺
人為之內也而是時明府君甫髫髻已穎脫羣兒日誦
讀數千萬言矣翁顧謂太孺人是兒昂昂千里先大人
遺命經術教子孫其何敢失墜亟節饘粥館明師課迪
之稍不給太孺人簪釧隨其後明府君用是感奮甫踰
冠業成以周易試南省試南宮連首掇既對大廷授政
百里賀者牛酒填里門翁與太孺人顧相對不釋然曰

兜幼未習吏倉卒負任使柰何趣為教賜明府君勉以
廉平字邨凡當官務甚悉太孺人亦數寄聲兒為縣第
視而翁居家狀母浮慕赫赫稱明府君敬奉教治青溪
治改而治東陽東陽復大治今皇帝戊子明府君報政
成大冢宰署君考上上而後翁泊大孺人喜可知也曰
審爾吾夫婦高枕亡慮矣天子既內嘉明府君政績詔
推其爵爵二尊人命下吳鄉族姻婭慶于閭婺父老吏
氓慶于邑咸嘖嘖嚴翁有子而明府君以大孝揚其親

予是一時同官吏方君輩幣而詣不佞若翁年家子詎容無一言紀之夫夢臯翁用布衣起閭巷皇皇仁義如弗及豈其驚奇吊詭苟附託青雲以要來世哉要以獨行其意自愉快于心其惓惓課督明府君亦以先君遺命當爾卒明府君用經術奮推二尊人澤灌溉一方而翁泊太孺人爛焉沐恩綸襲冠帔聲實際乎九重景曜燭乎當代非所謂無用而用挫名而名者耶所謂天之報施善人非耶方翁力行善致困窮八口饑千年百楹

燼于火律以天人際宜不能無少動翁顧力行善自如
其識量誠過絕尋常萬萬宜迄能待天之定而適觀明
府君之碩大其後也雖然不佞言尚有進于是明府君
方以循良最天下異日者柄樞衡筦喉舌將並推二尊
人澤布海內而二尊人食報將並與明府君展布之澤
相為無窮萬鍾之養九命之錫翁一切眎之漠然無加
損迺不佞固與諸君子執左券俟矣

賀葉母趙孺人七袞詩序

太孺人邑明府葉侯母也桃葉宜家柏舟當戶清水矢志匪石為心訓賢胤以一經卜芳鄰于三徙精誠所格維帝若臨福佑所鍾維侯克大花封馴洽雲霞迴百里之春葉縣飛鳧雨露藉九重之賜維孟秋之朔日為設帨之嘉辰金風乍起于庭除玉宇初澄于院落四郊赤子謹呼禾稻之登塲萬室黎元快覩蓬萊之錫命紫鳳銜書北極虹光挾婺彩以齊飛蒼龍傳詔東華奎畫跨金垣而並耀地控蘭陰之麓如阜斯登天懸灑水之流

猶川甫至蟠桃洊熟祝王母者三千年寸草長春頌神
君者八百載七言偕賦十韻俱成

登趙鴻臚溪雲閣詩序

趙君文鎮新居北浦別構西冷縹緲飛樓高插星河之
上差我傑閣俯臨雲漢之中左顧則蘭陰橫峙聳翠壁
于千尋右瞻則瀲水斜來濯清漪于萬丈胡子元瑞登
而樂之輒抒彩毫爰賦四韻落霞秋水匪云遠附才情
芳草晴川抑或同舒興象云爾

大參知張公二難雙美詩序

二難雙美者大參知長洲張公喬梓昆玉也先是參知太孺人呻吟霜露淹歷歲年叔子明父氏匍匐庭闈周旋床第神祇上下無禱弗虔巫醫近遠亡技弗奏痛蔑施于人力竟籲代于天曹真宰鑒觀神明有赫太夫人既康寧宿障明父氏亦委順初心俄參知繇明經奮魏第讀書秘省都諫掖垣象服龍章褒崇備極而叔子精誠之行卓絕之蹤遂益以艷耀三吳流聞四海時人咸

謂李公之孝匪叔也莫為前而叔子之孝匪季也莫為
後卽陳氏二方蔑能尚已迺茲者大參知分轄之境實
曩昔太封翁遊宦之鄉去思未遐故老猶在沐保釐之
新澤者咸追愷弟于風聞淪撫字之深仁者彌快旬宣
于世及君子以張氏一門衆善畢輳益不惟佑啓感通
肇家聲于莫二而顯揚繼述弘世業于無雙于是邑諸
生鄭雲鵬輩目擊躬逢踴躍盛際蒐羅篇什垂貢千秋
以不佞應麟受知國士被化州民屬賦短章俾同輿頌

通家子弟誼弗容辭輒用秕糠前導金石云爾

松茂蘭芳集序

今皇帝萬厯庚子清源蔡景明先生七秩加四矣懸弧之旦為仲夏朔三日而嗣君適以前三日舉先生冢孫於是姻友之暱先生者咸共傳詫繪松若蘭為圖而詩歌以侈大之不佞伏讀卒業作而嘆曰天道之報施善人抑何婉而彰曲而中也當江陵相之擅國炎炎之勢上蒸乎朝署而下鑠乎鄉邦一時巧宦之士靳旦夕速

化其門卽社稷生靈彼且竊而中柄臣之欲而矧乎一名第之微也而癸酉之歲先生以棘事蒞楚闡同官目案頭卷亟稱奇貨不可失先生心知為權相子自念以名器納交貴倖臣節之謂何卒擯之孫山外用此大拂當事心投劾罷而當是時他藩臬以衡文自媚者往往雄飛直上推而餘膏剩馥溉子若孫而先生秩不過下大夫祿不過二千石懸車之日行道之人亡弗以志業未售為先生憤而宗嗣未立為先生憂先生夷然穆然

無幾微介顏色第掩關卻掃時取故所藏法書名畫三代尊彝彝鼎卣鬲之屬摩娑撫翫之間用詩酒琴奕取適里中者十餘載一日輕裝小舫度錢塘歷吳會訪古秦淮石頭東行越齊兗青冀魯衛間窮竟諸方之勝者又十餘載而後歸歸而嗣君候門則已昂昂汗血居然千里之駕先生為一掀髯笑蓋至于懸弧之旦冢孫併誕于一朝而先生喜可知也世方以大材蚤售為先生惜先生顧得以葆真茹和卷其未試者還之造化以倍

易喬松之遐算且得以望八之齡覩蘭芬于奕世而以
身所未竟屬之而彼一時也市寵乞榮之徒不旋踵而
褫奪漸盡并其子若孫之忝竊亦緣手化為子虛而先
生方逍遙乎上皇以坐照其成虧而付之乎一呖彼蒼
之捷于報施抑何其婉而彰曲而中之若是也昔陶元
亮以折腰束帶故去彭澤就孤松其勁幹挺節誠磊砢
相肖迺五男之咏弗能亡悵憾冀裴謝太傅欲芝蘭玉
樹並生庭階于時子姓羣從亦曰彬彬而文靖之年曾

未及登乎太上是松也蘭也兩者並躋其盛固難而交
邁其盛不尤難之難也先生穎邁天植十四卽以異數
燕賓興距今政一甲子而冢孫適誕于初度彼其歧嶷
夙成行步武先生之故躅而造物所為娛先生于晚暮
者且繩繩乎日升而川盈茲集也特其嚆矢云耳輒為
弁其端以俟之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六

明 胡應麟 撰

序七首

藝葵園草序

萬厯癸未春余北上公車時黎惟敬歐楨伯並在燕而
張助父陳玉叔諸君以奏計至胡孟弢區用孺諸君以
射策至余咸以舊好過從甚洽也而獨大來未識面心

竊竊傾鄉焉一日大會于吳山人館亡慮三十餘曹轟
飲夜分應門報大來至時同人以疲繭幾散去什之九
余獨留晤大來覩其狀頽然穆然汪汪然千頃波也已
促膝共語則又泠泠然入于耳會于心間發一難析一
疑若庖丁之解牛而老吏之折獄迺作而嘆曰豪傑士
故有真哉彼中亡所有而色取于聲音咲貌之間若河
伯未離龍門曷與言海乎未幾余兩人各以下第去後
十年余株卧一壑大來亦數困春官丁亥之秋葉明府

子木來余邑首出大來札授余廼知明府大來嫺家而
大來屬余于明府也尋大來再入試都下則寃然擢上
第以甲次出宰西昌矣湛盧大阿之鐔精光久閤函石
之中一旦拭華陰而試盤錯將上千牛斗中裂犀駁下
斲蛟龍奚往弗得而有于百里之邑也大來下車西昌
甫期月政聲四馳刑清訟簡覩公署傍隙地蕪穢輒葺
而藝葵其中春夏之交華葉芬敷日手一編獨坐吟諷
長謠短章積成巨軸邑之士民爭乞梓焉因自命草曰

藝葵而屬序不佞竊惟葵之為卉一也公儀拔而傳記
播于前大來藝而賦頌傳于後豈所謂道不同不相為
謀者哉公儀相也相師表百僚閭閻之計吾何暇親焉
故公儀之拔利民也拔而民獲其勞也大來宰也宰父
母百姓塲圃之工吾何敢忽焉故大來之藝亦利民也
藝而民享其逸也藉令大來居相職拔一葵而利天下
詎曰弗為公儀子而宰一邑乎西昌之葵有加藝而亡
加拔審矣第公儀以拔葵達相體而魯削滋甚來賢者

無益之譏身當戰國中處曾孟立言之際其文詞不少
槩見豈其果有餘于識不足于材乎迺大來之為西昌
曾不閱歲倉庫實戶口增教浹化淪百廢具舉且也案
牘紛如文詞爛發飛觚縱筆馳大厯而驟元封益識固
兼人才尤絕世洸洋滄漚極而流故能超然獨往追
百代而上之眎晚近尺寸形骸奚翅千里故欲知大來
之製作卽大來之藝葵而居可繹也余孱且陋於大來
亡能為役惟是三都之附竊艷于中輒綴數言篇首行

且燔筆研以俟大來矣

盛母雙節序

婺之東十里而遙有巨浸焉曰葛湖渟泓瀰淼都一郡之勝堤上下舊族盛氏環居之其少而雋者世魁有客癖賢豪車轍踵戶外而羣從世弘四昆季雅同志倡酬湖之名遂駸駸聞于越云世魁貴介翩翩世弘弟兄咸奮自農畝屬者余汎舟湖上卽其廬止焉飛甍若鱗危棟若翼迴軒曲榭靡不有致以為厥先遺構也而丹堊

塗赭爛然而若新詫問焉世弘顰蹙曰先君子甫壯棄
諸孤不腆敝廬皆拮据二母氏手孤弟兄受成事而已
繫豈惟敝廬卽不肖孤黽勉成立以庶幾先人堂構絲
毫二母氏力也當是時嫡母曹下世已十載余欽其風
素大書其冊曰賦鵠九熊越明年友人屠長卿系至復
為文歷序二母賢而謬薦余言實之余竊愧未有當也
未幾祝母亦乘輶仙去于是世弘伯仲介門人祝華父
持冊詣余廬請曰當先君子卒棄藐諸孤二母氏稱未

亡持門戶其劇心蒿目有人子咋舌不忍言者賴天之
靈不肖孤弟兄奉慈訓獲有今日迺禍延曹母溘亡猶
冀祝母健七箸酬烏烏寸衷而竟無幸矣惟是錫大造
于二母有文章鉅公在屠先生業命之惟長者無靳片
言二母氏死不朽余悲其意請輒援筆序長卿後曰節
之稱難于宇宙也詎弗彰彰哉塞兩儀橫六合亘萬祀
而垂千秋皆是物也故大塊之賦材他無所獨靳而獨
靳于節而儒者之藻鏡人倫百行備而節少虧其餘槩

無足觀已迺士君子涵貫古今學術融而操趣定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子輿氏猶孑孑焉而矧乎閨帷之習婉婉之姿矯焉而以節特聞此其難不尤倍蓰亡算也劉向氏列傳所稱蹈白刃而赴黃泉偉矣第或深于情或激于義或顛連而訣或迫切而捐較諸抱影窮年荼苦九折而靡悔憾者其久暫猶逕庭也且或驟見一鄉或間見一國甚或僅見于一代蓋節之難于宇宙而大塊之弗輕畀可知已若乃一時並見而震耀一門者惟盛

氏二母然矣始曹母室盛翁四旬未育母日夜懷宗祧
憂一旦束裝趣翁客金陵吳會間廣寬宜子者翁入武
林館祝氏覩室女賢挈以歸逾歲而駢舉思達弟兄曹
子之已出不啻祝母亦卑卑自牧嫡曹母而奉之俄翁
抱微恙捐館舍二母俛各殉以身顧兩孤子未立也于
是閭閻以外曹任之閭閻以內祝任之門戶斬然釁侮不作
人以盛翁弗亡矣已兩孤子稍長立成童則罄資給延
明師誨以義方課以藝業二子感淬奮勵卒能以遐陬

僻壤來海內諸賢豪而登壇匠哲如吾長卿者操如椽
而侈述之母之行籍揚大廷登良史傳百千萬禩而未
艾而奚以余言重輕惟節之難言希邁古昔迺今顧並
耀一門豈婺女之墟元精孕毓磅礴蘊隆大塊特縱之
而靡靳耶噫此固余所為沾沾齒頰而諸盛弟兄之賢
且藉是蟬連聞海內不僅止越焉已也若二母節而且
才以筑筑未亡葦前人之緒而大貽厥後有巴婦清望
而慙焉者則屠先生之言備矣

黃堯衢詩文序

古今人之材果弗相及乎哉古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于一而今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于二夫詩而枚曹也杜李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者迺其詩藻繪蕃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南渡嚴氏之說興而詩自三唐外汰百家矣文而左馬也揚韓也古之人有不必詩兼也者迺其文淵綜富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北郡李氏之說興而文自兩漢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

于唐以為詩似也顧百家汰而後世之詩卒無能登枚
曹杜李之壇而奪其幟屏百代而一于漢以為文似也
顧百代屏而後世之文卒亡能馳左馬揚韓之壘而角
其鋒而徒俾詞章問學判為兩途而惏惏乎其弗相入
是何古之立言者為術之工而今之立言其為計若是
左也余不敏結髮操觚輒秉斯談以諗諸同志而二氏
之指舉世靡然即有喙三尺鳴將疇和蓋自丙子之夏
晤瑯琊長公而入可知也迺今于閩而得黃子堯衢若

而人者豈亦所謂旦暮遇之者耶堯衢故文獻世家弱冠雕龍英英汗血當世所稱賢豪匠哲靡不控轡鞭弭逡巡退舍以避前節而堯衢雅不以自足益虛懷勵往追逐古初詩則褻枚曹禰杜李如洛陽少年漢濱遊女風流格致婉約靡加望而知其詩唐也而詩匪足以堯堯衢也文則享左馬配揚韓如幽燕老將河朔名流氣韻襟靈逸宕自恣望而知其文漢也而文匪足以堯堯衢也迺至蒐羅二酉紬繹五車大而天地日月之

不廢不墜遠而元會運世之無始無終顯而皇王帝霸
之衰盛廢興幽而神鬼僊釋之推遷變互微而昆蟲卉
木之蠕動發生靡不總統其要歸而是正其龐謬今勒
成黃氏之言區分畛列亡慮百有藉非其才軼人其識
曠世竭乙夜而殫三餘胡以萃體製之全窮淹貫之實
之若是也蓋堯衢所為詩若文法唐非不猶嚴氏而未
始競焉若嚴氏之于唐法漢非不猶李氏而未始局焉
若李氏之于漢故諸所結撰馳百家驟百代卽以追曩

時名世鉅公吾見其進而未止厥今所詣固已起弇州之廊廡而直闖其堂皇矣以彼其才究竟業成而論定身後夫孰謂古之人果弗可及而今也詞章問學之並擅者或是之亡也堯衢都盛年負盛氣顧獨以三都前導謬屬于余亦越五載而余未有以應邇復悉索篋中浮雙魚東海上曰履康生不幸稟賦孱弱且方罹幽憂一旦卒然冒霜露君雖恨于臣將若之何噫余之髮已種種矣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皆堯衢所自有余何能為

堯衢役堯衢勉矣格有所必程法有所必比辭有所必
鍊思有所必抽入之九淵而毋墮于魔放之八極而毋
蕩于幻舉之千仞而毋激于峭按之萬鈞而毋滯于麤
博而核之精而瑩之俾異日為子雲氏者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古也此余所謂古今人材未嘗果不相及者
也亦堯衢之所為屬序與余序堯衢意也

觀風錄序

代

昭代之文至于今而極盛矣而於越以東南大藩翹然

冠羣省而出其上其文之發為時義以演繹聖真宣洩
儒術者稱極盛中之尤盛焉蓋自大禹塗山之盟玉帛
萬國實開闢以來文明所繇肇歷漢唐宋氏藝士代興
至勝國而鵲起聯翩倂割天下十之七以為明前導迨
我高皇帝統一區寓宋文憲劉文成旗鼓並建若王若
方諸君子羽翼而先後之而經世大業遂咸萃于越之
一方迺今時義之工特其餘事顧二百年來三試而皆
首列者僅越商文毅為然而他方不一觀卽其故可推

已余故嘗艷稱越中文物之盛客有盱衡而詰恒為之
神動色飛茲猥以官守攬轡而東單車疾馳不閱月而
抵禦兒之境其山則天目秦望穹窿率律盤鬱而造天
水則錢塘富春浩漾滉洋瀕洞而浮地其外環以渤澥
峙以赭龕洪濤巨汐之震蕩激春為觀之卓詭有獨擅
于六合之內者固宜鍾為穎秀纈為英華光藻烏奕與
三吳分道互馳卽諸方之矯矯者亡論也余旣以職事
巡行茲土復自幸得以巡行餘隙縱觀越諸士之文每

奉璽書臨郡邑彰瘡激揚之暇輒檄所部青衿程其藝業而殿最之而間錄其文之一二尤雅者大都以譚道則肆而昌以析理則縝而遂以雜物則該而洽以敘述則贍而典以論辯則覈而衷彬彬哉質有其文卽未必家連城人歷塊要以策賢良應舉選居然有游刃而亡乏材則是編也其鼎中之一鱗矣雖然吾尚有諗于越諸士文詞之極盛莫逾於今日而文體之變衰亦莫有甚于今日者始也程朱之不足則抗之而左史以為高

既也左史之不足則放之而莊列以為奇終也莊列之
不足則遁之而貝經竺典惆恍窈冥昏惑不可知之域
茲三者非必越一方為然而越諸士故其嚆矢頃大宗
伯數上言至布章程申令甲而弊也迄于今而未已彼
其思愈深工愈篤詞愈修而聖賢之旨趣愈益乖經傳
之面目愈益遠究且為牛鬼為蛇神司世道者有隱憂
焉爾越故亟稱天下鉅藩將以首善率先諸省會若之
何任其溺而莫之返也余茲一與諸士約寧以平毋寧

以諛寧以樸毋寧以纖寧以顯毋寧以幽寧以實毋寧
以幻諸所結撰務約諸先民之軌凡邇來佔俾流弊汎
掃而一空之異日者繇時義進之古文詞又進之而功
而德繇文毅上之而文憲文成又上之而伊傳而姬孔
庶幾爾今日之肄習為亡忝而余他日所厚望為弗孤
哉於是越諸士亟以為然而乞余次第書之以冠諸篇
首

忠清里林氏族譜序

錢塘之有林氏也其先世蓋徙自大梁云徙當宋渡南
時譜系綿邈弗可考勝國初提領公首以仕聞提領生
士民士民生居義居義三子仲曰榮入皇朝以孫章貴
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榮子三才文森才隱德弗耀文
永樂庚子舉于鄉歷柱下史森亦以子貴贈官如父榮
才子秀性至孝博通三教書爰自吳山大井巷徙今里
中森子章幼敏工八法景泰中有司以神童薦歷官太
常寺卿從一品貤封三世子二長應祥以蔭官太僕主

簿次應禧亦用有司薦入中書為人強直自遂武宗朝不肯阿逆瑾挂冠去瑾敗復召歷官尚寶卿順天府丞父子悉飭好修相繼綰簪組登九列立朝餘七十年負郭廬亡寸溢州里偉其為人至方諸胡威子父秀子二曰巒曰岡岡生寵及奇奇生梓梓進士起家至雲南按察副使岡負氣任俠業賈賓客傾四方以同事中傷坊縲絀識者悼其非辜扼腕天道當有後俄五子舜愛受孚爵咸克世其業以高貴雄里中旣而受嗣絕從子遜

嗣愛子念絕繼功嗣受孫孟春絕之蕃嗣世代數更子
姓岌岌如綫林氏此時號中衰而舜子思思子文明始
皆用儒術自奮恩年十一孤弱冠入太學負塲屋聲弗
售賁志歿文明十二亦孤再試太學不利絕意進取屏
居一室以經籍自娛讀史博綜古今成敗得失利害至
端木計然諸傳喟然曰大丈夫當身名俱泰岩處長貧
賤誠足羞史遷因是至欲後之人諱談仁義則惑滋甚
也陶朱氏三致千金而散之吾師法蓋不遠始大肆其

力于治生身與童僕嘗甘苦視百貨緩急而時操其奇
贏既饒智慮多億中亦會數有天幸不詘乏歲入滋稔
益規恢其已成之緒不數十年而武林田園廬舍腴上
者相率歸太學家一時里中素封靡敢差甲乙迺其好
施予利澤人尤天性比閭族黨空乏以情告人人厭其
意去數捐已貲佐大興當宁重嘉其誼為棹楔樹閭閻
太學子曰之盛之芬之芳之盛少卓犖不凡雖寢處膏
梁而下帷焚膏與寒素士競佔俾聲藉甚冠諸生丙子

與余同計偕再上公車報罷慨然躡屩登岱宗拜闕里
周歷大河淮泗已浮扁舟入石頭吊古秦淮北固間歸
而學殖彌遠諸儕輩爭俛下之方淬勵盛年攄夙抱以
建樹當世而會太學嬰疾亡母安人張偕逝之盛執二
喪傷功名未逮怙恃相繼溘焉卽異時萬一適逢而終
天之恨殆不可復于是乘幽憂餘隙捃摭先世積累之
自為林氏家乘傳之諸子若孫謂不佞年家子宜有序
序簡端輒因之盛所自述而稍次第之以俟後之紬金

匱石室者且以徵林之所繇碩大繁昌非一朝一夕故云

石羊生曰余讀司馬氏書至貨殖諸列傳未嘗不竊陋遷之無識也彼所沾沾卓王孫程鄭烏保輩皆賈人之雄耳身既薄仁義弗為其先世靡有功德之素子若孫又斬然蔑聞卽傾國都亘阡陌君子唾去弗暇而侈諸載籍其奚以稱焉余觀林自崇善公迄太學父子積操系行蓋世世然矣致奕葉擅富饒以義聲奔走一郡非

僥倖至也孝廉齒力富強且益擴太學公所未究以潤
澤當代諸仲續紛蔚起多材能林之稱甲族于寓內將
駸駸與隴西太原諸族伯仲競爽而有弗可一方限者
余不佞計日望之矣

祝生草序

詩能窮人甚矣東陽李生能茂以振世之姿遑遑佔俾
顧不能博一第與白面經生伍又不能存如綫之脈以
慰若教氏之幽魂而賁志之年曾未逮乎四十迺暴戾

恣睢之夫黃耆遐齡至生平一善亡稱者孫枝繞膝日
升川盈而未已豈其人誠賢于顏淵冉牛而才于王勃
李賀哉余固日問諸天而未得其解矣吾郡劉駱兩君
子首揭文學兩君子以窮著前代後有作者固宜窮李
生則余交臂而失之者今祝生樹勲之窮殆又甚焉祝
生家亡擔石僅一婦供饘粥復終歲病床蓐間而其激
昂邁往之氣雖鶉衣百結而不少衰每舉觴白眼旁睨
一世亡足少當其意獨時時過余玄亭揚扅風雅其英

識宏辨若懸河放海而無所底止間出其詩歌讀之輒
殷殷留金石聲余每顧其人奇之而耳目其窮又未嘗
不為之三嘆也嗟嗟古今所艷稱世祿世家大者十餘
傳其極三數百載耳矣驟而執途之簪紳之子而叩其
祖翁卽賢且好學幾能對其行履之悉他懵然莫知字
與名者比比而文人騷客特以片詞隻語永天壤同敝
之令名欲彼蒼之中泰然靡爭而不困阨其躬而齟齬
其後得乎生旣落落于時而好為詩歌彌甚鋤屋旁隙

地為園園中空無所有第種竹數千竿汪司馬為題曰
瀟湘坐而余亦屢贈以詩生日俛仰葱蒨間或竟午突
靡炊烟意恒蘧蘧然適也一日持其草若干篇乞余塗
抹評定之且曰幸胡先生同世惟賜之一言卽輟軌終
身亡憾噫若不佞者歎崎歷落舉世之所訕笑而生乃
沾沾靳得余言得亡愈益其窮乎哉昌黎氏為文送窮
卒燒車與舩延之上坐而令名迄今不磨藉第令生身
弗窮才弗豐窮弗甚詩弗工窮日益甚詩且日益工而

名且日益遠窮于生亦何負也生齒方盛強異日者子
虛達于承明天子欣然召見殿上未可知余獨悲李生
之卒窮以埒也因其請序謾及之

唐長公詩集序

古今稱文獻則首三吳矣而吳之才至國朝而猶盛國
朝詩凡四變而吳凡四踞上游初則太史尊其源盛則
迪功探其委中則皇甫揚其瀾迨弇州而地負海涵古
今之詩幾于盡廢一時吳會彬彬迹弇州伯仲而起者

亡慮十數皆不佞願為執鞭者也然而全盛之極芽孽
潛萌外道出于菰蘆而與二乘角伎心侈于調達幻術
大于登伽其尖纖浮艷揚袂市門之態亡論壯夫忸怩
卽唐餘元末諸人有囁嚅喉吻者而揚眉瞬目意且籠
一世而趨之嘻毋亦已甚乎哉往余游歷吳閭每與周
公瑕氏縱談斯道未嘗不嘆太音之寥落而末法之淩
遲也迺今而得雲間長公詩余讀之至為之三擊節云
長公髫髻卽銳意千秋大業弱冠屈首青衿汎掃博士

陳言而一緣飾以西京戰國同事諸人咸誚夫夫也衣
狐貉而當暑長公置若弗聞也者俄而聲實宗隆沸起
黌校蓋身未離逢掖而譽藉寰中矣卒之上公車掇巍
第因以大肆其力于文章釋褐莅官出宰百里鳴琴之
暇篇什輒形其才無所弗懸解而學無所弗究極古風
樂府鎔裁于漢庀材于魏而旁茹晉宋諸名家近體歌
行範格于杜擘調于唐而近遡弘嘉諸前輩氣之雄而
厚也幽燕老將之行兵也骨之沈而深也河朔酒人之

任俠也體之大而莊閎而栗也入清廟覽明堂而百辟
裳衣雍雍而濟濟也聲之匏而和色之豐而麗也秦青
之振袂而玉環靚粧也思之穎而發韻之逸而玄也供
奉之沈酣而步兵長嘯也時乎而朗月繁星時乎而淒
風急雨時乎而高江巨濤時乎而疊嶂危峰讀之使人
神動神怡心驚鬼軼而一軌之正始之門大方之家藉
匪其姿絕人其識曠世則方彼鄭聲合奏之時豪傑雋
流且將傾聽忘倦胡以澡濯潢汙嚼然氛翳而力障狂

瀾于既倒哉曩者瑯琊次公嘗謂不佞少遊中原力追
大雅而不為柔曼兒女子之習不佞恒愧斯言迺今當
之長公允無慙色矣余與長公素昧平生第目擊江河
而不能無扼腕于世道輒因三都脫藁而僭序其端如
此益聲氣傳合隨叩輒鳴卽小挺巨鍾靡當魯衛亡暇
辭遜也長公文奇偉瑰邁直闖東西二京尤足以砭尖
纖浮艷之聾聵豐碑巨碣業已盛行當世余不復具論
論其詩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六